

听·说

Listen · Speak

李冰 著



◇ 阿来 ◇ 毕淑敏 ◇ 陈建功 ◇ 陈忠实 ◇ 陈染 ◇ 陈祖芬 ◇ 冯骥才 ◇ 海岩 ◇ 韩寒 ◇ 虹影 ◇ 霍达 ◇ 黄永玉 ◇ 韩美林 ◇
◇ 梁晓声 ◇ 莫言 ◇ 刘恒 ◇ 石康 ◇ 万方 ◇ 铁凝 ◇ 赵赵 ◇ 王蒙 ◇ 王海鸰 ◇ 周国平 ◇ 张贤亮 ◇ 周汝昌 ◇ 唐师曾 ◇ 安妮宝贝 ◇
◇ 柏杨 ◇ 毕飞宇 ◇ 黄宗英 ◇ 李银河 ◇ 刘墉 ◇ 麦琪 ◇ 慕容雪村 ◇ 史铁生 ◇ 余光中 ◇ 文洁若 ◇ 徐坤 ◇ 阎连科 ◇
◇ 余华 ◇ 张洁 ◇ 张海迪 ◇ 邹静之 ◇ 叶永烈 ◇ 詹福瑞 ◇ 廖静文 ◇ 徐小斌 ◇ 史树青 ◇ 韩东 ◇

中国当代文坛
先锋对话实录

01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李冰
著

听·说

Listen · Speak

中国当代文坛
先锋对话实录

01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说01 / 李冰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39-4145-0

I. 听… II. 李… III. 作家—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1350号

听·说01

著 者 李 冰

责任编辑 董 耘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3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3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145-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序	一部有文献价值的小书	詹福瑞	1
自序	枕边的面容	4	
毕淑敏	我已经活了三千岁	6	
陈建功	茅盾文学奖没有黑幕	16	
陈染	学会与生活和解	24	
陈忠实	我很期待话剧《白鹿原》	32	
冯骥才	拼十年查民俗家底	40	
海岩	爱情对我可有可无	48	
韩寒	读别人博客我挺受打击	62	
韩美林	我这只布老虎还要脱胎换骨	70	
虹影	我爱写作就像爱男人	78	
黄永玉	一个人怀念一群老头	86	
霍达	写作让我连死都不怕	96	
梁晓声	重新择业首选去唱歌	106	



- 刘恒 张思德是『圣人』 120
- 莫言 我不会获诺贝尔奖 128
- 石康 不原汁原味不许改编 138
- 唐师曾 我是属于爷爷辈儿的 146
- 铁凝 面对经典我真感到汗颜 156
- 万方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爱情 164
- 王海鸰 我这块地里只种婚姻这类菜 172
- 王蒙 是她给了我快乐的资本 182
- 周国平 自由开放的婚姻实验必定失败 194
- 周汝昌 张爱玲对《红楼梦》是真懂 208
- 赵赵 不想再对爱情指手画脚 216
- 张贤亮 我承认是作家首富 224
- 邹静之 编剧是让人暴殄的职业 236

序言

一部有文献价值的小书

詹福瑞

我是李冰较早的读者之一。

那是2004年，我初到北京，一天下班，在报刊亭前偶尔站下来随便翻一份都市报的文化版，看到一篇采访阎连科的文章，居然占了这张不厚的报纸的两个整版。我一下子被文章吸引住，记者尖锐得近乎刁钻的提问与阎连科直率的回答，可称两绝。

记者：《日光流年》上届与本届都入围茅盾文学奖，您觉得这次有戏吗？

阎连科：没戏。我的作品不够温和。首先因为茅盾文学奖中没有一个先例是颁给了有着“遗珠之憾”的上届入围作品的；第二，这部作品有些评委可能不喜欢，就像一个长期吃惯了巧克力的人是不会乐意去尝尝黄连的滋味的，而以往作品多是巧克力类的。

如此答问，妙语连珠，通篇皆是。

让人如此过瘾的文字越发罕见，何况是在要考虑市场化生存的都市报上，这张小小的报纸的身份在我心目中似乎陡涨。

我买下报纸，并从此开始关注这张报纸的这个版面，却并未留意那个写字的人。

后来与我的学生李冰谈到此事，她笑咪咪地告诉我，那些文字都是出自她手！我才想起，曾师从我学习古典文学的李冰，当时已经有着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从那时我才知道，自2003年始，李冰就开始主持这块名为“文化·对话”的专栏。我才知道，不仅是我这样关心文坛的学者喜欢看她的对话，就连我在其他媒体就职的学生也都很认同这块相当纯粹的文化阵地。

不久，我每天都能读到这份报纸了，李冰知道老师还关注当代文学，关注她的工作，为我特意订了一份。

从此，每到周末，我就可以欣赏到李冰或刁钻之问、或厚道之感，其间当然也不免有时尚而又八卦之问，如问张贤亮：“你知道自己有绯闻吗？”

欣赏到作家、学者们或生花妙答、或狡黠对答、或同常人的实在应答，篇篇如期而至，从不爽约，从不让人失望，如同周末喝到的一杯清茶，时而龙井、时而乌龙、时而普洱，但决不会是可乐或汽水。

后来李冰离开了报社，版面上取消了作家访谈栏目，而我也就不再看那张报。

在当代，作家颇红的时间应该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五年以及80年代，以至许多孩子做着作家梦。但是到了21世纪，风向突变，当红的不再是作家，而是艺人。引得孩子们蜂拥而至，做超男女、快男女，奔向星光大道，奔向6+1，奔向红楼选秀。甚至引得作家也耐不住寂寞，可怜巴巴地投向舞台，或幻化为艺人，或如傍大款地傍起艺人。在此天下扰扰、无非红粉的情况下，李冰却关注作家的创作和他们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追踪他们的足迹，探其老巢，掏其心窝子，不是作家那样脑袋有毛病的人，做不成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想，社会总得有这样“在文字的草野与丛林中跳跃”的人，在形而下的动物层面呈现给我们“快乐”，在形而上的思想层面给我们清醒。看看他们的思考。

陈染：我觉得，能够实施安乐死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它使人能够不用痛苦地苟活，有尊严地死去，这是一种生命质量的完善和保障。

阎连科：我想明年到河南的艾滋村去呆俩月，记录下那些患者的情感与生活状况。……我无法忘掉那些正在种地的农民，看到血头来了，把锄头一撂，躺在一捆麦垛上把胳膊一伸就让抽血，抽完了头晕得走不动路，血头倒拎起他们的脚抖两下，让血往回流一会儿再放下。

徐小斌：我认为中国电影缺一块什么，不管是张艺谋还是姜文，我曾在名为《博格曼，手持魔灯的大师》的文章中说，他们可以成为一流的出色导演，但永远成不了大师，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到人类心灵当中最隐秘的东西。

在社会的一片娱乐狂欢中，访谈中的作家声音既显得格格不入，又显得十分微弱，但是我们的社会因为有了他们而不至于沉沦。

我还在想，作家往往是写得多，说得少，他们是用作品在说话。学者也是如此。而作家访谈，却恰恰要他们说。李冰是一个善于掌握访谈节奏的好记者，与其说她练就了娴熟独到的采访技巧，不如说她是在用心与面对的人聊天，虽不至于如阮次山所说“采访时要让自己在心理上和总统平起平坐”，因为李冰自己也写小说、写散文，与作家和学者有着朋

友一样的关系，在作家和学者的眼中，她是“一位细腻而不琐碎的朋友”；“更像小妹妹”：“面对她，我会有倾诉的欲望”，这使被访谈者能够坦诚面对她，直抒胸臆。

因而李冰能够在众多的文化访谈中脱颖而出。

此书可谓我们了解作家学者心理和生活的最直接的媒介。所以我相信，再过若干年，有人研究这一代作家学者，这本小书会成为很有价值的文献，不应当绕过。

李冰读本科时所学为图书馆学，后来师从我学中国古代文学。但在众多的学生中，我发现，她对文学的理解和感悟更为敏锐。所以，我一直认为，她最适合的工作应该是作家。

当然，这年月，要成为一名好作家又谈何容易！作家需要写作技巧，更需要良心。技巧可以学，良心却需要勇气。我愿李冰身上的这种勇气能禁得起时间的打磨。

2009年12月15日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馆长)

自序

枕边的面容

一晃，六年过去了。

那个迎着秋阳第一次去黄永玉的万荷堂赴荒原之约的日子，似乎只是昨天，那是我们访谈之路的第一次约会……

结果，当我突然厌倦，远离从事了十二载的媒体圈子时，许多久未联系的人都似乎约好了般打来电话，问，真的不写了吗？那些对话，一下子读不到了，真遗憾！

当我将存放于床底下的样报样刊送给我新认识的景仰者，再见面时，他说，你幸亏让我看了那些文字，否则，我就会将你等同于许多年轻人一样，没有印象了。你最近又写谁了？

从2003年开始，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访谈之路，直至2006年辞职休假，期间的三年，每周一期，每期一至两个版面，几未辍断。有许多媒体从业者不无羡慕，两个版面，至少八九千字，那一个月的工作量岂不很容易就完成了？其实，我当时还真没有任务的压力，因为作为编辑，我是没有码字任务的。之所以写，纯粹还是因为有冲劲，或者说有好奇。佛说，一花一世界，何况一个活生生复杂得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人？尤其是，文字背后，那个人的世界，会是如何精彩或黯淡，那个人的内心，会是如何阳光或灰颓……

这是一片由好奇心引领我走近的文化丛林。

这些人，有许多我喜欢的，如海岩、张海迪、王蒙、黄永玉，有许多我走近了反而感觉更疏离的，安妮宝贝、毕飞宇、余光中……有一些，虽道别时说过再见，已经不能再见，如柏杨、史树青……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片片色彩独特的风景，我曾有幸，去走近，去打问，去倾听，去细读，他们脸上的纹路，他们发丝的颜色，他们眼神的瞬间飘忽……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座藏品各异的博物馆，驻足其间，信手拈来，细心研读摩挲，你会读到文字之外的营养。比如，当我们在星巴克采访结束后，走在夜色笼罩的长安街上，我向毕淑敏请教维系男女感情的秘诀，那一刻，我心中她非作家，而是心理医生，是阅尽世态炎凉的大姐，

暮色中，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她淡然道：是二者共同的利益。比如，当我为一段感情不能释怀时，在几近凌晨的电话线另一端，有着磁性声音的邹静之告诉我，写作吧，把一切写出来，那样，这些经历都会变成财富：“当一个人从事他喜欢的事情时，再累，它也会养人。”那一刻，他不是我的采访对象，而是位敦厚的兄长。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一百多位不同面孔，当编辑要求我挑选出五十位集结出版时，我不无遗憾，且小小心痛。虽不是每篇都是得意之作，可细心的读者不难从每篇对话前的采访手记中，读到当时我的心境与采访经过，每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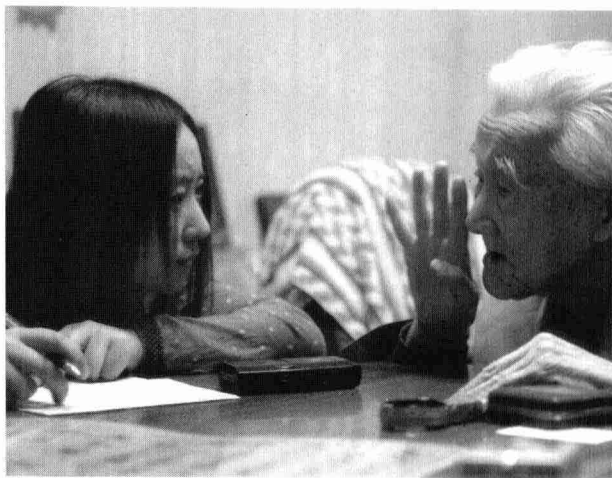
都是我的生命记录：采访周汝昌时，是我的生日，那个前夜，激动于见到这位红学研究大家，竟一度失眠；采访虹影时，北京下了意外的一场大雪，从望京回我租住的和平门老楼，费了不小的周折；采访陈染，是在SOHU网，其后一起在长安大戏院旁吃川菜，她的瘦小与安静孤独，让我这个多年来的崇拜者颇为意外；采访廖静文，暮色中说再见时，握着她冰凉的手，真想替她擦去因追述往事而流出的泪水，她的真实让我伤感而又温暖……

因而，每一篇，都不想遗漏。

邹静之曾不无遗憾，问我能否将这种访谈形式延伸到电视媒体，那样，将会让更多人看到。事后，我又想，其实，许多访谈者宁可面对独立的另外一个人，那样，如果你够有亲和力，他（她）或许会向你打开心扉，可是，如果面对的是冰冷的摄像机和一群前呼后拥的所谓新闻工作人员，真实的东西，可能会掩藏得更深。因而，也不当为憾。

此次结集出版，只希望，那些美好的片刻，那些温暖的面容，能与大家分享。如果真如海岩所说，能让你进入思想之旅，那可谓知音了。

放在枕边，信手翻上两页，梦中，出现了他（她）的面容？这本书就已得其所在。



李冰与红学家周汝昌



毕淑敏

我已经活了三千岁

毕淑敏档案

1952年10月生于新疆伊宁，1965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俄语专业。1969年当兵，分配至西藏阿里军分区，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1980年转业回北京，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199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注册心理咨询师。

著有《毕淑敏文集》十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等。共计三百余万字。曾获昆仑文学奖、青年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北京文学奖、庄重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提名奖等各种奖项三十余次。

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

当红女作家素面朝天

她十六岁半从军去西藏阿里保家卫国，二十八岁回到北京继续治病救人，三十四岁写出成名小说《昆仑殇》，五十岁成立心理咨询中心诊治人类心灵。主治医师、作家、心理咨询师……五十多岁的她活过了别人几生几世。毕淑敏的散文随笔集《心灵处方》，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毕淑敏说：“这是一本我很满意的散文集，这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撰写的与‘心灵’有关的作品，对于曾经做过二十多年医生的我来说，‘处方’是一个很神圣的词语，所以就取名为《心灵处方》。”

《心灵处方》收集了毕淑敏的新作《流露你的真表情》、《眼药瓶的奥秘》、《怨恨还是快乐，这是一个问题》、《校门口的红跑车》、《致不美丽的女孩子》等散文随笔作品七十三篇。这些作品着重从心灵的视角对当下社会生活进行叙述和解剖。随着一个个生活小故事的叙述，作者以她曾经二十多年的外科医生的从业经验和洞察力，细致入微地对生活的痛苦和“病灶”进行解剖，读者不仅看到了生活的无奈，而且从这些小故事中也看到了希望和出路。

以前读过毕淑敏的作品，多是“养心妙方”之类的关注人性点滴的散文，文章谈不上有多高深的技巧和文学底蕴，却如一盘食之无味的素菜，在惯吃鸡鸭鱼肉的口腔里产生淡淡的清爽，甚至香甜。听同行们谈起毕淑敏，有人会说：“她有些不好接近，尤其是面对媒体的提问，往往会流于客套的敷衍。”

未谋面时我的直觉是她是个受尽大众媒体宠爱的作家，等到真正见面，与书的扉页上看到的照片一样，面前的她依然素面朝天，齐耳的黑发、圆圆的脸上是一双一笑就弯弯的眼睛，如她的好友、女作家迟子建所言：“她钻入菜摊，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跻身于商场，与别的妇女相差无二。”作家、心理咨询师都是她藏在背后的秘诀，她更像个住在你隔壁的相夫教子的好主妇。跟毕淑敏聊天实在是件愉快的事情，那更像是和一位懂事的大姐、好脾气的母亲、称职的医生在拉家常，而惟一让你没有感觉的是她最主要的身份：当红女作家。

诊所——不想只为富人服务而退出

李冰 我听说您已离开了和朋友合开的“毕淑敏心理诊所”，也听说之前找您咨询

的人需提前很长时间才能预约到，“生意”那么红火，为什么决定放弃？

毕淑敏 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来点名找我咨询的人太多了，实在是应接不暇，开始还主要是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后来有不少来自广州、上海等外地的来访者，他们坐着飞机过来，从机场直奔诊所，五十分钟的咨询做完后，又直接从诊所到机场，返回家中。很多来访者直接提出希望由我来做咨询，说如果我没有时间，他们可以等。结果不少人从11月份开始预约，到了第二年3月份还在等。这种扑面而来的巨大的信任让我感动，但也让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觉得自己无法应对，就算不休息，一天最多也只能接待六到八个人，你知道心理治疗往往不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往往需要一个月四次治疗，我自己的力量实在太有限。所以从我的个人精力上说我不希望把时间全花在心理诊疗上，我是如此热爱写作！第二，就是收费问题。因为点名要我做咨询的来访者太多了，毕竟我们诊所是几个志同道合者合作的，他们的业务也非常精良，可巨大的工作量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也不行啊，大家就商量从策略上进行调控，比如提高我的接诊费用，开始是每五十分钟一百元，直到二百、三百、五百、八百元，本想提高门槛后找我的人就少些，没想到根本没办法起到抑制作用，我吃惊地发现有钱人太多了，不管多少钱他都奔你来……后来我发现自己怎么成了一个专为富人服务的资源了？而不是与多数人共享，显然后来出现的局面是有违我的初衷的。所以我决定退出，我宁可把时间多花在写作上，一本书定价也就是二三十元吧，我们与朋友吃饭人均也得这个数，买本书来看，也许哪



句话突然就能对谁有点用。

李 冰 为有钱人服务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啊。

毕淑敏 我必须坦言，我没有仇富心理，但如果只能有极少数的有钱人才能享受我的奉献，那是我所不愿的。

李 冰 国外的心理诊所收费情况是怎样的？

毕淑敏 国外是每五十分钟收费一百至一百七十美元，也就是说我的收费已经达到美国社会的收费标准了，而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显然不能跟西方发达国家比。有一对下岗职工夫妇，曾来诊所找我求助，鉴于他们的生活状况，诊所只象征性地收了二十元钱，他们回去后知道了真正的收费标准，又专门寄来四百八十元……那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

李 冰 现在的心理诊所还是叫“毕淑敏心理诊所”吗？

毕淑敏 已经更名了。我把属于我的所有股份都送给了同事们。

李 冰 作为一个成功的心理咨询师，您认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毕淑敏 我从事了两年半的一线心理



咨询工作，深切感受到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心理医生是不用药的，给求助者惟一的药就是信任。信任，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多咨询师在这关键的一步上是失败的，以后的疗效几乎就没什么效果了。

写作——在写一部心理医生的故事

李冰 放弃了诊所，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了，毕老师最近在忙什么？

毕淑敏 在写一部长篇。经过前一阶段的蓄积，我目前应该是注意力和创造力都非常饱满的阶段。我一直在写一个长篇，是一个有关心理医生的故事。估计年底以前可以完成，此外，还有一些中短篇的写作也在进行之中。

李冰 您的又一部散文集《心灵处方》问世了，据您所知，这是多少部散文集了？

毕淑敏 (笑)至少已经有二十几部了吧，我自己感觉都有些混乱了，呵，虽然许多出版社找上门来都被我拒绝了。可是不出吧，毕竟有那么多人需求这些文字，出版社也都说出版的角度不同，有的是给年轻人看的，有的读者对象是女性，有的是孩子，说起来都有他们自己的分类标准。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写小说，散文都是过去写的，但每次印刷后都能卖掉，证明还是有读者需要它们，听说这次的《心灵处方》首印两万册也卖光了。另外，散文不同于小说，再版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重新整理出版也可以理解。

李冰 目前市场上流行各种有关心理方面的书，您觉得《心灵处方》和它们有什么不同？

毕淑敏 市面上有很多探讨心理方面的书，这证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内心的健康，希望深入地探索自己，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不过，有很多书是属于“戏说”，像一些星座、性格测试之类的“趣味心理学”，其实只是供人莞尔一笑的。

作品——心灵鸡汤应该是一种符号

李冰 “具有心灵指导作用”，这是媒体普遍的定义，究竟这类心灵鸡汤类的作品对人的心理保健能起多大作用？

毕淑敏 没多大作用。非要说这本书的意义，也许应该是一种符号，一种引起人们关注自己内心世界的符号。但不能因为作用小我们朝这方面的努力就不做了，

而随着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我们越来越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就像一百年前的人如果患了感冒不会想到要吃感冒冲剂，只知喝姜汤一样，对自己心理健康的了解与把握是必然的事。

李 冰 那您自己的心理健康情况怎样？

毕淑敏 我自己基本健康，但也会如伤风感冒一样偶感不适，有时压力太大了我会烦躁，甚至突然间想躲起来或逃掉。有时我意识到自己心头的无名怒火，便自检是否承担的压力太大了、是否要学会说“不”，对他人的要求做些拒绝。除了运用专业知识自我调整，还会请心理咨询中心的同事帮助我。

李 冰 我听说您从不给朋友做咨询，那同事间的分析治疗岂不破坏了这一原则？

毕淑敏 做心理医生很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我们与来访者不能是双重关系，否则会影响咨询师的中立与判断。而我与工作伙伴间都非常明确地有共识：我们是工作伙伴而已，我们不是朋友，这点非常明确，为了我的安康与不违背职业原则，我不会把这个界线模糊掉，所以我们在一起哪怕吃顿饭也都各付各的账。

李 冰 您的书很受大众读者欢迎，您认为理由是什么？

毕淑敏 如果一个人很真诚地在说着话的时候，通常会去倾听。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有话要说，有的读者看了这些文字可能有些共鸣或感觉有些特别，他们便喜欢看下去。从我这个写作者角度来看，我只能说这个“麦田”是自己种的，种子是去年留下来的，至于是否良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没有投机取巧或该犁得深了我却偷懒犁得浅了，至于是否收成很好还要看老天爷，我尽力就行了。

女作家——她们很勤奋，但过多关注性体验

李 冰 作为女性作家，您又怎么看待当前看似繁荣的女性创作呢？

毕淑敏 这个问题就类似于一个农民谈全国粮食产量，呵。

李 冰 女性作家毕竟还是有其创作特征吧？

毕淑敏 我专门查阅过中国作协在册会员的性别比例，发现男性作家占百分之八十八强，而人们印象中却有铺天盖地的女性作品充斥市场，这种作品数量与创作人数的比例差异足以证明女性作家真的很勤奋。但同时不少读者会从这些女性作品中感觉到女作家们似乎只爱写家庭琐事、儿女情长，这又是女性创作的一个误区。我认为女作家应该让自己对人类发展的所有领域都有所涉